

## 洛杉磯組詩

(一)

從亞熱帶到熱帶  
還有一道柵欄  
將羊群隔開  
在新草與舊草之間  
新約與舊約  
割出一道傷痕  
不可癒合

羊羔，鳥類，  
以及無處不在的鷹犬  
在使徒命名的地圖上  
尋找著萬年前的冰川  
連成一片，還有一片  
留在遠處的山頂  
和白頭鷲的皇冠  
飛過了所有人的歷史

唯一的冰雪  
是從大鳥眼中射下的  
眼神凌厲，killzone（殺戮範圍）  
低頭，俯衝  
風滾草停在一側  
兩排木製界碑  
佈滿了繩索與活結  
使白頭鷲徒勞  
落於柵欄

沙漠的上空  
到處是人造衛星  
何不結繩記事？

印地安的傳說裡  
打開活結的人  
在沙漠裡成為植被  
有一種滾動的草  
通過移動繁殖

繩索也是如此  
每一條復活的蚯蚓  
應該說是兩條  
展開了滿身的傷痕  
成為傷痕本身  
顯露出黃昏的血色

眼睛裡的血絲啊  
放開被切斷的繩索  
人造衛星划出軌迹  
成為碎片，  
每一顆碎片  
都被重新風化  
重新飛向樹梢  
吸引另一隻動物  
被消化或拋棄  
變成無數的活結  
繩索本就是活的

每一段繩索  
都解開了新的生命  
擁有了維度：  
一截留在熱帶，  
一截通過邊境公路  
前往室內：  
老鷹，羊群，異域  
被放入一圈繩索  
將傷痕合攏：  
不過頭尾相接

“The blind is leading the blind（盲人帶領盲人）”，  
從熱帶到亞熱帶  
有很多人類的親戚  
他們擁抱或分離  
編織成一片常綠的森林  
再無氣候之分

（二）  
需要一種陌生的語氣  
來組成有關需要  
的問句  
我問你：  
你需要的，  
到底是聽見自己  
還是繼續索取

如果需要的是前者  
我們需要添加一些副詞  
請，也許，please  
我需要雨水，需要旅行  
主語可以再明確：  
我需要你  
將賓語作為世界的邀請

還有一種需要  
是模糊而有確切的  
夢中從不必開口  
我們知道我們需要的  
一直等我們  
去打開信封  
念出足以毀滅語言的  
那一些名字

故事總是這樣開頭的：

我需要的  
並不是睡眠  
而是等待已久的  
晚安

(三)  
我看見了蜂鳥  
奮力地揮動翅膀  
行成類似昆蟲的頻率  
而我再次看見的  
是低若蜉蝣的尊嚴  
不過是從新鮮的玫瑰中  
吸取一點微薄的花蜜  
作為食物  
脆弱的戰士  
它們在阿茲特克語中  
意為  
蜂鳥，從太陽取火

(四)  
彷彿落入諺語的兩端  
我只給出謎題  
而你陶醉於謎底  
單純的謎底，  
在乾渴的唇間  
被反覆品嚐，  
笑不露齒，哭也是  
對話已經結束了  
愛情中的沈默  
多像另一種癒合  
——新的諺語

### 洛杉磯短詩六首

(一)

青春痘

它在皮下等待  
然後是久違的陣痛  
它告訴我，  
這場戰爭尚未告捷

(二)

睡袋

還未超速  
只需多一陣風  
昨晚的睡意  
就會被吹到天上  
帶來雨季

(三)

元宵

被遺棄的雲  
總是缺少稜角  
停在山頭  
被遊人的目光  
繼續修剪成形  
圓形本是可愛的  
但缺少了黏性  
便不能一口吞下  
成為食物，果腹  
直到這個節日  
它們已經變質，悄然  
在熱帶的烹煮下  
露出了黃色，  
或是欺騙性的紅  
像血液的成分  
從餡料中滲出

可遊客不會在意  
他們說：  
你看，多像湯圓

(四)  
爭執

黑暗中的話語  
含糊，在衝突中  
混作一種植物  
根莖葉，長出劇毒  
但出現了顏色  
從頂端拒絕了含糊  
看到了不屬於黑夜的  
紅，還是粉，不用爭執  
他們決定停下，擁抱  
在無名的花前

(五)  
靜物畫

香蕉黑黃  
有人講到肉體  
一旁有新的一束  
綑綁了不同的年齡  
百合已經開過了  
而雛菊還在等待  
下一次的雨季  
打開了一朵朵傘

(六)  
酸奶

夜晚的酸奶  
總是消失於夜晚

在夢裡  
我們的飢餓感  
替我們甦醒  
並不斷敲打冰箱  
呼吸聲，赤裸的影子  
無法糾正羞恥  
於是熄滅了月光  
打開冰箱門，再輕輕  
闔上一整晚的糖  
我聽說  
鬼飲過的酸奶  
都不再酸了  
是失去了褶皺的甜  
失去夜晚

## 武漢大劇院

（第一幕）

透明的  
比空氣更為透明的  
帳幕從穹頂落下身體  
落座為座椅本身，一具具  
等待一個供詞  
坐誕，坐觀，坐為無窮  
邀請長頸鹿  
面對一個統一的洞口  
所有的目光都是鑰匙  
試過一把，一次，旋轉  
（一切注視都是暴力）  
避開所有的人為高度  
和帶刺的枝幹，  
仰頭而出的預言家  
和他的矮子僕人

（一切暴力並非雄性）

這是進入繁殖期  
眼神和乳房帶血  
帳幕中的空氣是磚  
鋪滿了從觀眾  
到舞台的一切通道  
不再允許新的身體  
進入預言的場域  
呼拉圈從乳頭掉落一地  
那些座椅都伸長了脖頸  
（目光的長度是不確定的）  
去咀嚼一個慾望，檳榔  
預言寫滿了廣告牌：  
長頸鹿表演

（第二幕）

吞劍者  
從未乘船而來  
水中的文物  
無法隱藏重力  
或隱藏機關  
從死亡中偷走的  
特殊器具  
總是被高高舉起  
把所有人的恐懼  
拋過頭頂  
再暴露最柔軟的  
劍鞘深不見底  
莫非沉默是金？  
沈默者總是暗藏魔法  
但絕不是吞劍者

（第三幕）



帳幕破出直線  
然後是三角  
最後成為圓形  
感到風力  
風是圓的捶打  
再捶打成圓  
圓形貨幣  
用來購買贖罪券

### 沙頭角

第一次  
熟睡至對岸  
在枕邊等潮來  
去也是原路  
太平洋無風無浪  
只有一艘母艦  
在睡眠深處  
泊著，像一顆椰果  
總要落入黑暗  
我們走過了  
紅樹林的鹹味  
使我們折回原路  
寄居蟹探出腦  
又落入了夜晚  
對岸的睡眠時間

### 小舅的旅行

你走了一串瓦的距離  
然後落下，像柚子  
在池塘邊提前成熟  
錯過了一整個夏天的

拖鞋，被你遺忘在樹下  
北方的夏天並不炎熱  
火車輪攪拌過季風  
由北向南，經過了江永縣  
南方一顆綠色的柚子  
被你一路背去北方，變黃  
和一群人在廣場上分享  
你無法言說的酸味，  
終於成為了一種苦味  
成為了一群人的味蕾  
在凌晨的北京，  
飢餓中你看到柚子  
露出了雪白的果肉，  
留下表皮  
你說那是你回程的車票  
要留下票根，  
為了這次偉大的旅行

## 二十五

一隻二十五歲的動物  
不會記得自己的生日  
卻在二十五歲這天  
已經學會狩獵與殺戮  
並在慾望和陷阱間徘徊  
看見了獵物  
——二十五年前的獵人  
替他記下了生母的樣貌  
心慈手軟的後果  
是在二十五年後的同日  
他開始舔舐傷口  
在獵人的槍響中  
他決定成為一顆子彈  
以衰老的速度回到槍口

不再回頭

## 瑤族詩歌系列之三-狗哥結婚

### 狗哥結婚

鑼鼓西  
韭菜下飯  
魚仔裝盆滿  
鑼鼓東  
狗哥討婆娘  
先過三條坎

鑼鼓南  
狗哥討親不慎難  
一山不平兩山平  
兩山不平河水寬  
西邊顛兩  
東邊順腳翻  
狗哥去歸莫行船

澳門金山堆莫滿  
賭鬼黑眼不黑天  
鑼鼓北  
摩托走北不過屋  
桂林米粉  
呷得阿女  
過橋頭莫轉

大瑤山  
莫轉頭  
龍虎關  
轉頭難

牛角散得十二丫  
狗哥討婆過三坎  
摩托不消  
花轎抬高身  
賭鬼酒鬼歌舞團  
勸莫牯佬  
勸女胸中多寬懷

鑼鼓西  
露水衣哭穿  
狗哥莫再比人淚淋淋  
不好耍勇走遠山  
一山不平兩山平  
兩山不平河水寬  
寬得人心成一雙  
鑼鼓南

## 後記

1.

民歌由桂北/湘南地區的平地瑤族話寫成，屬於少數民族與本地漢語方言的混合土語（克里奧爾Creole）。借用民歌的形式創作新詩，是受到了瑤族詩歌傳統“盤王歌”“蝴蝶歌”，閩南詩歌，原住民詩歌以及牙買加音樂的影響——以山野風味的特殊漢語寫來，代表了詩人早年的生活經驗。

2.

狗哥是作者的遠親，年長五歲，從小結識。狗哥（化名）早年出外打工，曾在13年在澳門賭場賭博度日，後因吸毒入獄兩年。本詩寫的是狗哥出獄後，在廣西打工認識未婚妻，並決定從頭做人，回江永結婚的故事。

註腳：

鑼鼓：瑤族雙面長鼓，一般由羊皮製成鼓面，木製鼓身，多用於節慶日

三坎：梧州白雲山（廣東廣西交界），大瑤山（廣西境內，多瑤族散居），  
龍虎關（南嶺一部，湖南廣西交界）

去歸：回家

金山：賭場

行船：坐船

顛雨：突降大雨

黑眼：因熬夜而黑眼圈

呷得：娶得

比：讓

牯佬：瑤牯佬，瑤族長老，常有定奪民事特權

丫：辦

不好：不要

耍勇：逞強鬥狠的江湖人生

莫：平地瑤話中“不”

慎：害怕，怕

魚仔：小魚

討婆娘：指男子娶親

平地瑤話：桂北/湘南地區生活在江永，富川，恭城等的山谷丘地的瑤族所使用一種混合土語，屬於古漢語方言（大量粵語，湘語，閩南語借詞）與苗瑤語系勉語的混合語（克里奧爾Creole）。

## 休斯頓組詩

（一）

夏天的最後一個夜晚

說出“最後”的人

坐在溫度計頂端

往後看，

沒有往後了

於是把“at last”（“最後”）

說成“atlas”（“天空之神”）

就這樣一個巨人  
落下他的預言  
一顆顆松果墜入  
貪婪的泥土  
神話裡巨木參天  
圍著火堆跳舞的  
是一群邪教徒

那是我們的皮膚  
塗滿了漿果  
不知滿足地揮汗  
蒸發，雨季  
情慾流淌著  
讓我們成為恆溫動物

溫度是一陣風，  
一首民歌，不具有刻度  
為此建造的塔頂  
還不能被十指整除  
更不能被信任  
直到龜甲裂開小口

光斑在風裡晃動  
羞恥感來臨的前夜  
巨人的頭顱  
熊熊燃燒，被南瓜代替

最後的狂歡節  
連觥籌都不用了  
冰川季提供了固體  
來裝明天的雪  
作為最後的水源

龍擱淺了  
說出“最後”的人  
說那並不是龍  
他一直等著  
鞭炮只剩下尾部  
中間是空的  
有些血跡

夏天的最後一個夜晚  
所有人都在尋找兇手

(二)

## 托夢

紅布裡包裹的  
並不是總是利器  
最傷人的  
更多是一些碎片  
裂開的餅乾，果皮  
紙屑，看不清了  
揉成一團  
聞到了老人的味道

## 下山

路燈是一串眼睛  
漸漸睜開  
看著你走下懸崖  
再走上另一個  
那些飛來的石頭  
不過是站在那裡  
等我們也看清了台階

台階也看清了我們  
不過是一條河  
站在石頭里

## 鳩摩羅什

西天大星照哀野，終南猶念高僧名。  
肉食莫知貝葉香，涼州囹圄作苦行。  
一去龜茲三十載，萬里歸心寄佛經。  
長安草堂天下聞，但求薄裘為寒衾。  
黃沙漫卷枯燈殘，千年未聞伽藍音。  
夢槐執我浮蟻聚，吞針難解世人心。  
掩面不忍睹物壞，塔河空流古木焚。  
白馬踏儘春秋雪，北風不識西行人。

## 池邊人 (Woman by the Edge)

暴雨下了又停  
還未見泳池邊的老婦  
怪誕的泳衣  
Bleeding green  
Tomatoes rotten  
Vegetarian zombie



綠中有紅 紅中帶綠

地攤童話的封皮

包裹著乾癟的身體

一隻老年的氣球

喪失了浮力

Lead balloon emptied

by a gnawing nocturne

unseen

她一動不動

雙手如樹根死去

已成化石 年輕的化石有力

將池沿抓緊

池沿也將她抓緊

我痛苦預知

她不會跳下

也不會回頭

只留給我一個瘦小的背影

包裹在泳衣裡

剩下骨骼的張力

讓我想起盲鷹

無法振翅

也失去了振翅的動機

發黃的秘密啊

還是秘密

But apparently

The suit does not match

the color of her age

swim

swim

swim across

She is only swimming in the thoughts of her age

“Coming of age,” they keep saying

盲目的青春期

緊接著盲目地老去

No one is coming of age

just as no one is coming to the end of any age

瘦小的泳衣豔麗

豔麗如傳世寶瓶

紫紅的噴吶尚未吹起

吹起

“Je suis verte.”

“Je suis rouge.”